



卷一百零九

書名 史記一百三十卷 慶長
元和間古活字印本
撰者 漢 司馬遷 撰，劉宋
裴駟 集解，唐 司馬貞
索隱，唐 張守節 正義
卷 卷一百零九
內容分類 史-正史-分刻 史記
索書號 貴重-30
編號 B1112300

[彩色首頁1](#)
[彩色首頁2](#)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1112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30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史記一百三十卷 慶長元和間古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の注意事項

三皇本紀

補史紀 小司馬氏撰并注

小司馬氏云太史公作史記古今君臣宜應上自開闢下迄當代以為一家之首尾今闕三皇而以五帝為首者正以大戴禮有五帝德篇又帝世皆叙自黃帝已下故因以五帝本紀為首其實三皇已遷載籍罕備然君臣之始教化之先既論古史不合全關近代皇甫謐作帝王代紀徐整作三五歷皆論三皇已來事斯亦近古之一證今並採而集之作三皇本紀

復淺近
補闕云

氏風姓代燧人氏繼天而王母曰

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內廉行脩斯鞠躬君子也

索隱述贊曰

安國忠厚 初為梁將 因事坐法

免徒起相 死灰更然 生虜失防

推賢見重 賄金貽謗 雪泣悟主

臣節可亮

韓長孺列傳四十八

史記一百八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史記一百九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正義曰成紀秦州縣其先

曰李信秦時為將遂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

里徙成紀廣家世世受射索隱曰案小顏云世受射法也孝

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

從軍擊胡索隱曰案如淳云非醫巫商賈百工也用善騎射殺

首虜多為漢中郎廣從弟李蔡亦為郎皆為

武騎常侍索隱曰案謂為郎而補武騎常侍秩八百石嘗從

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
子不遇時如今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
哉及孝景初立廣為隴西都尉徙為騎郎將
張晏曰為武騎郎將○索隱曰吳楚軍時廣
小顏云為騎郎將謂主騎都也為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
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
文穎曰廣為漢將私
受梁印故不以賞也徙為上谷太守匈奴日

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昆音魂○索隱曰
案典屬國官名公

孫姓昆邪名服
虞云中國人也為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

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亡之於是乃徙

為上郡太守後廣轉為邊郡太守徙上郡嘗

為隴西北地鴈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以力戰

為名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漢書

音義曰內官之幸貴者○索隱曰案董芭與
服志云黃門丞主密近使聽察天下謂

之中貴人使者崔浩云在中
而貴幸非德望故云中貴也勒習兵擊匈奴

中貴人將騎數十縱徐廣曰放
縱馳騁見匈奴三人

與戰三人還射正義射音石傷中貴人殺其

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者也文

日雕鳥也故使善射者射也○索隱曰案服

虔云雕大鷲鳥也一名鷲黑色多子可以其

毛作矢羽韋昭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

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

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

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

千騎見廣以為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

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

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

奴必以我為大將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

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今日皆

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

曰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

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正義曰

白馬而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犇射

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
縱馬卧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
時胡兵亦以為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
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
知廣所之故弗從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
右以為廣名將也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為未
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為長樂衛尉程不識故
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

行無部伍行陳

索隱曰案百官志云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

部校尉一人部有曲曲有軍侯一人也

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

自便

索隱曰音頻面反

不擊刁斗以自衛

孟康曰以銅作鑊器

受一斗晝炊飯食夜擊持行名曰刁斗○索隱曰刁音貂案荀悅云刁斗小鈴如宮中傳

夜鈴也蘇林曰形如銷以銅作之無緣受一斗故云刁斗鑊即鈴也埤蒼云鑊温器有柄

斗似鉞無緣音譙

莫府省約文書籍事

索隱曰案大

謂之莫府者蓋兵門合施惟悵故稱莫府古字通用遂作莫耳小爾雅訓莫為大非也

然亦遠斥侯未嘗遇害

索隱曰案許慎淮南云斥侯也侯說也望

也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
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
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
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為之死我軍雖煩擾然
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漠邊郡李廣程不識皆
為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
李廣而苦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
為太中大夫為人廉謹於文法後漢以馬邑

城誘單于使大軍伏馬邑旁谷而廣為驍騎
將軍領屬護軍將軍是時單于覺之去漢軍
皆無功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為將軍出鴈門
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
聞廣賢今日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
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卧廣行十餘里
廣佯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
上胡兒馬因推墮兒

徐廣曰一云抱
兒鞭馬南馳也取其弓

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
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
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
所失亡多為虜所生得當斬贖為庶人頃之
家居數歲廣家與故潁陰侯孫孫權嬰之孫名強屏
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
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索隱曰案百
孫二人主盜賊凡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
賊發則推索尋案之故李將

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

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

軍韓將軍後徙右北平蘇林曰韓安國於是天子乃

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

至軍而斬之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

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

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鏃徐廣曰一作沒

用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

廣所居郡間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
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庶得賞賜輒
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為二千
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廣為
人長援臂如淳曰臂如猿通肩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
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
居則畫地為軍陳射闊狹以飲如淳曰射戲求跪必持酒
以飲不勝者○正義曰飲音於禁反專以射為戲竟死索隱曰謂終竟

廣身至死以為恒也廣之將兵之絕之處見水土卒不

盡飲廣不近水土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
不苛士以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
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
其將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為所傷云居頃
之石建卒於是上召廣代建為郎中令元朔
六年廣復為後將軍從大將軍軍出定襄擊
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為侯者如淳曰中猶充

也本義法得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
首若干封侯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
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
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
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
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
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為圍陳
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
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

黃射其裨將

徐廣曰南都賦曰黃間機張善弩之名駟案鄭德曰黃有弩淵

中黃朱之孟康曰太公六韜曰陷堅救強敵用大黃連弩韋昭曰角弩色黃而體大也○

索隱曰案大黃間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

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

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

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時能追是時廣軍

樂沒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為

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初廣之從弟李蔡與

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
孝武帝時至代相以元朔五年為輕車將軍
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為樂安侯
索隱曰中音丁仲反率音律亦音雙筆及小
顏云率謂軍功封賞之科著在法令故云中
率
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人在
下中索隱曰索以九品而
論在下之中當第八名聲出廣下甚遠
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為列侯位
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

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
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
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為後
人索隱曰索謂
不在人後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
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將軍
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為隴西守羌
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
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

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後二歲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為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也廣既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徐廣曰主爵趙食其為名將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

張晏曰以水草少不可群輩

廣自請曰臣部為前將軍今

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為後人索隱曰案謂不在人後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

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後二歲以將
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
以為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是歲
元狩四年也廣既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既出
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
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徐廣曰主爵趙出東道
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
張晏曰以水草廣自請曰臣部為前將軍今
少不可群輩

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

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索隱曰案廣言自少

唯今者得與單于相當遇也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

青亦陰受上誡以為李廣老數奇如淳曰數

敗奇為不偶也○索隱曰案服虔云作事數

不偶也數字小類音所具反奇蕭該音居宜反母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效而是時公孫敖

新失侯為中將軍從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

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時知之固

知之

封書

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淵與

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正義曰令廣如其

道也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

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索隱曰食

索趙將軍名也軍亡導或失道索隱曰謂無

也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

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正義曰絕度也遇前

將軍右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

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青

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正義曰言委曲而行

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

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

至幕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

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

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

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

筆之

遂引刀自頸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廣子三人曰當戶椒敢為即天子與韓嫣戲索隱曰媽或音媽又音許乾反媽少不遜當戶擊媽媽走於是天子以為舅當戶早死拜椒為代郡太守皆先廣死當戶有遺腹子名陵廣死軍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園塲地索隱曰塲音人繡反又音

而宣反又音及塲反案塲地神道之地也黃圖云陽陵闕門西出神道四通茂陵神道廣

四十三丈也○正義曰漢書云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頗賣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神道外塲地一畝葬其中當下獄自殺當下吏治蔡亦自

殺不對獄國除李敢以校尉從驃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鼓旗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為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索隱曰小顏云乃擊傷令其父恨其死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索隱

日劉氏音尚大顏云
雍地形高故云上

至甘泉宮獵驃騎將軍

去病與青有親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諱

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

徐廣曰元狩六年

而敢

有女為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

然好利李氏陵遲衰微矣李陵既壯選為建

章監監諸騎善射愛士卒天子以為李氏世

將而使將八百騎嘗深入匈奴二十餘里過

居延

徐廣曰屬張掖○正義曰括地志云居延海在甘州張掖縣東北六十四里地

理志云居延澤古文以為流沙甘州在京西北三千四百六十餘里也

視地形

無所見虜而還拜為騎都尉將丹陽楚人五

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屯衛胡數歲天漢二

年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

賢王於祁連天山

徐廣曰出燉煌至天山○索隱曰索晉灼云在西域

近蒲類又西河舊事云白山冬夏有雪匈奴謂之天山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祁連山在

甘州張掖縣西南二百里天山一名白山今名初羅漫山在伊吾縣北百二十里伊州在

京西北四千四百一十六里也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

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
專走貳歸也陵既至期還而單于以其八萬
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其矢既盡士死者過
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且引且戰連鬪
八日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絕道陵
食乏而救兵不到虜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
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盡沒餘亡散得歸
漢者四百餘人單于既得陵素聞其家聲及

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母
妻子自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門
下者皆用為恥焉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

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

悛如鄙人

索隱曰悛音七旬反漢書作恂恂音詢

口不能道辭

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
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

成蹊 索隱曰案姚氏云桃李不能言但以
華實感物故人不期而往其下自成蹊
徑也以俞廣雖不能道辭能
有所感而忠心信物故也 此言雖小可以
諭大也

索隱述贊曰

獲臂善射 實負其庸 解鞍却敵

圓陣摧鋒 邊郡屢守 大軍再從

失道見斥 數竒不封 惜哉名將

天下無雙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史記一百九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